



美国司法部

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
雅各布-K-贾维茨联邦大楼
联邦广场 26 号, 37 层
纽约州纽约市 10278

2024 年 6 月 13 日

通过电子文件系统 (ECF)

尊敬的阿娜丽莎-托雷斯法官
美国地区法官
纽约南区
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美国法院大楼
珍珠街 500 号
纽约州纽约市 10007-1312

回复: 美国诉郭文贵, 案号 S3 23 Cr. 118 (AT)

尊敬的托雷斯法官:

政府就被告 2024 年 6 月 12 日的信件回复如下。

首先, 政府从未打算询问 Roberts 关于“HCN 和 HDO 是否是加密货币”或“喜马拉雅交易所是否是加密货币交易所”的意见。见 Dkt. 375 (“辩方信函”) 第 1 页。因此, 各方之间可能根本不存在需要法院解决的争议。

其次, 如果存在争议, 第二巡回法院的法律明确允许民间分析员或调查员基于其调查并反映其调查结果和结论的非专家意见证词。见 *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诉 NBM LLC* 案, 359 F.3d 171, 181 (第二巡回法院 2004 年) (银行调查员); 参见 *美国诉 Rigas* 案, 490 F.3d 208, 222-24 (第二巡回法院 2007 年) (金融顾问); *美国诉 Tomasetta* 案, No. 10 Cr. 1205 (PAC), 2012 WL 1080293, 第*2-3 页 (纽约南区法院 2012 年 3 月 30 日) (证券分析师)。被告郭先生完全依赖于涉及案件探员的案例——参与构建对审判被告案件的执法人员——在证人席上发表意见, 这种情况有明显的潜在偏见, 而商业人士与政府调查无关的证词则不存在这种偏见。见被告信第 3 页 (引用 *美国诉 Haynes* 案, 729 F.3d 178 (第二巡回法院 2013 年) (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 *美国诉 Cabrera* 案, 13 F.4th 140 (第二巡回法院 2021 年) (DEA 特工); 以及 *美国诉 Garcia* 案, 413 F.3d 201 (第二巡回法院 2005 年) (DEA 探员))。

第三, 郭先生错误地认为“Bitgo 决定终止与交易所的关系”及其决策过程“与审判中的问题无关” (同上, 第 2 页)。事实上, 郭先生之前为了支持其加密货币专家的

相关性，曾提出完全相反的论点。在对 Daubert 问题的简报中，郭先生告诉法院他的专家将审查并评价“与喜马拉雅交易所的托管安排和能力有关的记录”，以证明交易所的供应商关系是其合法性的证据。见 Dkt. 288 第 12 页（引用 Sklar 披露）。既然郭先生已经主张交易所的供应商关系——特别是其托管安排，即它声称与 BitGo 使用的服务——与陪审团理解交易所有关，他现在不能主张应该排除直接涉及这些安排的感知证人的事实证词。显然，BitGo 终止与交易所的关系及其原因是相关的。

第四，值得强调的是，Roberts 将作证他观察到的情况、他被告知的内容（由交易所告知），以及这些信息如何影响他进行的审查并形成他建议 BitGo 终止与交易所关系的决定。这不是专家证词，而是一个亲身经历的见证人关于其经验的证词。见 *Disability Advocs., Inc. v. Paterson* 案，No. 03 Civ. 3209 (NGG) (MDG), 2008 WL 5378365, 第*14 页（纽约东区法院 2008 年 12 月 22 日）（“第二巡回法院裁定，证人的专门知识并不排除证人根据第 701 条作证，只要证词根植于个人感知作证，无论证人是否可以作为专家就其他事项作证。”）。¹

因此，法院应允许 Roberts 先生就他关于喜马拉雅交易所、HCN 和 HDO 的“调查结果和结论”作证。谨此提交，

谨此提交，

达米安·威廉姆斯
美国联邦检察官

通过： /s/ _____

麦卡·F·费根森
瑞安·B·芬克尔
贾斯汀·霍顿
朱利安娜·N·穆雷
助理美国检察官

(212) 637-2190 / 6612 / 2276 / 2314

¹ 相比之下，在审判过程中被排除的 Steele Schottenheimer 的证词是她关于某金融产品是否能够击垮中共的意见。法院认定该证词要求证人“推测对该基金的投资是否会对中国共产党产生负面影响，因为这超出了她在 Hayman Capital 的工作范围。”（审判记录第 783 页）。对于 Roberts 的证词则不存在类似的担忧，因为他的证词仅限于他在 BitGo 工作过程中所了解到的内容。